

## 生活滋味

## 登步摘梅

兰馨

6月30日晚上,雷电交加,次日周六应亲友之约去登步摘杨梅的原计划眼看就要泡汤,我是个不喜爽约之人,而且感觉在7月1日去登步这个红色之岛具有不一般的意义,遂准备好摘梅的全副装备按计划进行。幸运的是,第二天出发时,雨已停。

新造的沈家门墩头民间码头焕然一新,坐上登步2号轮船,只需30分钟左右的航行便到了登步岛。迎接我们的正是杨梅大师郑胜华,他还是仙居市杨梅协会会长。我欣喜地发现同车去的还有我们舟山老百姓眼中的明星“汪大姐”。原来他们栏目组一行专为东魁杨梅站台吆喝来了。

从小爱吃杨梅,它亦果亦药亦佳酿。舟山的晚稻杨梅,是娇贵的鲜,差不多一个月的时令就落下了帷幕。今年虽是杨梅大年,但我还没吃够便了无踪迹了,而此时的东魁杨梅正闪亮登场。

我从摘梅工口中得知,2009年,郑老板便从老家引进东魁杨梅2万株,5000万元的投入成本,就是为了衔接住晚稻杨梅的落季。在仙居3至4年便出果可摘的杨梅移居至舟山登步岛,因舟山气温比仙居低,竟需7至8年,投入期延长,还有运输不便,运输成本的增加,所以目前仍处亏本状态,但郑会长对前景仍是充满信心的。

一路上,伴随着汪大姐栏目组,行走在乡间水泥路上,当远远看到山上写着的“登步杨梅”四个大字时,我便有点心旌摇曳。因昨晚下过雷阵雨,山坡上的绿枝叶间缀满了红艳艳的如一盏盏小灯笼似的杨梅。有些树枝,杨梅稀疏,显然已经采摘过,有些却是密密麻麻挂满枝头,煞是诱人。后来才知,因人手不够,来不及疏枝,导致这些密集的杨梅小果果品口感不佳而弃摘,一般小枝丫上若长出三四颗杨梅如桃核般大小时,便可疏理了,只能保留一颗,这样,以后长大的这颗杨梅汲取了更多的养分,可成为果中之精品。据传,有一年,一位福建老板指名要极品杨梅,郑老板便亲自挑选出24颗一箱的杨梅,卖出了8888元的好价钱,并一路

汽车包送到福建老板家。

杨梅山分大棚种植与非大棚野生种植,我们先在非大棚区的杨梅树采摘,红彤彤、沉甸甸的果实比舟山杨梅大了许多,见到一颗红艳的,我迫不及待地摘下,咬上一口,汁水就顺着嘴边流了下来,个太大了不能整颗放进嘴里,只能先咬上几口,舌尖瞬间就沾染了杨梅那酸酸甜甜的好味道。

一开始,我挑黑紫的吃,以为那才是果中极品,谁料想,当东魁杨梅发紫发黑时,竟是烂果之时,一连吃几颗,都有一股酸腐味,赶紧吐掉,竟不像晚稻杨梅越紫越甜。而且它们也不是株株都很甜,阳光充足的地方,杨梅越甜。树越大果子也越大,看到一株比较大的杨梅树的枝梢上有几颗特别大,但在树枝顶部。虽然听过一些因摘杨梅而受伤的事,我还是没抵住诱惑,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站在枝丫上采摘到了胜利之果。鲜艳欲滴的杨梅,个大如乒乓球,果肉紧实饱满,如同一件毫无瑕疵的艺术品,尝了一下,满口汁水,果真甜糯鲜爽,不涩不酸。而大棚区内的果实比非大棚区的大得多也甜得多,也许少了梅雨的侵扰,多了些阳光的照拂。

早上,坐车前往时,曾在车播新闻中听到,仙居还将杨梅做成各种食品,如杨梅丸子羹、杨梅红烧肉,将杨梅吃出新花样,抓住年轻人的胃。仙居杨梅的广告在美国的时代广场一经播出,许多老外都成了杨梅粉丝。甚至有了杨梅元宇宙,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当天,在汪大姐公益直播和“舟农先锋”团队的线下助力下,销量节节攀升,陈会长喜笑颜开,不枉他和女儿在舟山登步的多年扎根,辛勤付出,而妻子与儿子则在仙居为杨梅的销售牵线搭桥。

一个多小时的采摘活动结束了,我们采摘了满满三大篮,一行人各自比着自己的丰硕成果,虽汗流浹背,满脸通红,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分享到朋友圈后,立马便有询价,问哪里有买的。我欣然将抖音的杨梅大师的名号推送了出去。

## 诗情画意

## 在母亲的手心

徐豪壮

其实,回家一趟真不容易  
有时,与母亲约好了在下周六  
但踏上乡间小路时已是端午高照的艳阳  
有时,约好了在中秋的某一天  
但望见母亲的刹那,已是飘零的秋叶

冬至或是夏至,我分不出时光  
只能在电话里唠叨  
尽管,母亲还在叙述某个我听过数遍的故事  
我只说了句,我要干活了  
便将手指划过了红色电话

老家的屋檐下,我扯开了嗓子  
“妈妈,我来了”  
许久,厨房的灶后响起一句话  
“想想现在10点,也该到了”  
母亲坐在那里,往灶膛里送柴

我总是显得那么有条不紊  
给窗下的3只水桶提满水  
给矮墙下的花坛锄草  
给待种的园地种上番薯、玉米、马铃薯  
给屋后的水沟清理落叶垃圾  
有时上树斫枝、屋前劈柴

午饭简单而温馨  
母亲喝她喜欢的十全大补酒  
吃昨天吃剩的菜、稀饭和鱼  
站在桌前又说起了电话里讲过的故事  
我吃着咸咸的菜,拨着粗大的肉块  
咽下了一碗烧焦的米饭

饭后,母亲指着矮墙外的园地说  
该给倭豆拉上两道线,边沿种排玉米  
然后,指着柴房前的土墩说  
好好清理,还可整出一块地,种些丝瓜、茄子

午后三点二十分  
我贴近母亲的白发说,我要走了  
她正折着引火的树枝  
有时在洗碗锅  
有时在摘豆荚  
她不再说让我宿夜  
只是洗了手,佝偻着腰缓缓地跟在我身后  
目送我下了坡,拐过芦丛  
然后传来两声祝福  
祝你工作顺利,祝你四季发财

与母亲相聚  
在母亲的手心分享时光的美好



## 似水流年

## 磁带记忆里的往事

木兰花

收拾抽屉时,一盘盘磁带静静地排列着。这是我青春时代的纪念物,好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种久违的亲切感。

磁带封面的那些歌手,在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我们曾经追过的歌星,如今,他们的经典之作依然经久不衰。

每一盘磁带都随有一份歌单、一个外壳,可有些却缺失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二十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陈旧,略显泛黄,此刻重新拾起,像是开启了一个个尘封已久的故事。

磁带,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早已是淘汰了的,如今音乐随处可听、可下载,无须费尽周折买那么多的家什。青春岁月里,能拥有一台录音机是件无比幸福的事。为了研究它的功能,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来回捣鼓——开关键、快进(退)键、录音键。还会把不喜欢的歌曲消了磁,空白磁带用来录自己五音不全的歌,体验了一把当歌手的瘾,好不嘚瑟。

印象中,录音机时常卡磁,特别是快进时,稍不留神就迅速席卷成团,还会发出尖锐的卡机声。得用镊子小心地将一长串磁条从卡机里拉出来,力度不能太大,否则容易断。有时磁带里面的磁条也会搅在一起,得把磁带的五个小螺丝拧开,一点一点将蜷曲的磁条夹起来复位,为了避免瑕疵音而不能用手去触碰磁条,得细心地把它捋顺。完工后拧紧螺丝,用笔卡住磁带的齿轮,松散的磁条自然就复位了。这种被卡过的磁条多半也是打了折扣,歌声会忽而婉转,忽而轻飘,像是生手拉二胡的嘎嘎声。

录音机,还有一种简易的。小小的只容得下一盘磁带的空间,那时的小随身听就像刚流行起来的BP机一样,稀罕得很。随声机还有个收音的功能,天线一拉,就能接收到精彩的资讯了。

学生年代,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流行音乐的传

播无非就是靠音像店的发售。之前在定海东海路口,有一家经营磁带的专卖店,琳琅满目的磁带让人无从选择,可惜囊中羞涩,只能看看而已。想起那些曾经入心的歌曲,大抵是从那儿飘出来的,温情又伤感的音乐总是那么动人心弦。

毕业那年,背包里带了几盘磁带和随身听去了异乡。一个人的时光里,一盏微弱的灯,一本书,一盘被反复回放的磁带,一首被倒带N次的歌,一张被我摩挲得有些发皱了的歌单,依然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

一份旧物,一种念想,聆听每一首老歌,就像是一场无声的怀念,那些抚慰人心的旋律再次缓缓地流过心扉,一段旧日的时光随之而来。

每一盘磁带都有一个来处,它是在哪家书店或者音像店,在怎样的情境之下遇见的呢?当时是不是因为街角的一段旋律,或许是电视剧里某个感人的情节,再或是某人轻轻哼唱的那个小调?哪怕整盘磁带只有一首歌是主打曲目,也让我有了心心念念想拥有它的理由。

喜欢的歌,如一笺细腻的心语,轻轻缓缓地流淌过岁月的长河。那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呢?

“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

“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

“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楚……”

那些孤单、温暖的身处他乡的日子里,总有那么一首歌曾经为你奔赴前程注入了一颗梦想的种子,也曾经为你人生中的某一个际遇点亮了星空。

人生如旅,岁月如歌。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轻轻地吟唱着属于自己的歌,或豪迈奔放,或悲伤深沉……每一段酸甜苦辣的故事便成了自己歌单里的曲目。有时候,追忆往事,只需一曲,似水的流年便永存心中。